

文丛观澜

江淮雁斋

读书志

◎ 徐雁 著



正月里来切切音

从「寒窗」到「读书志」

不可重做的「一份中日汉学交流史作业」

悲情方志半世纪

九流四都困征魂 滴空春灯一烧红

百家珍藏成满海

.....



麓书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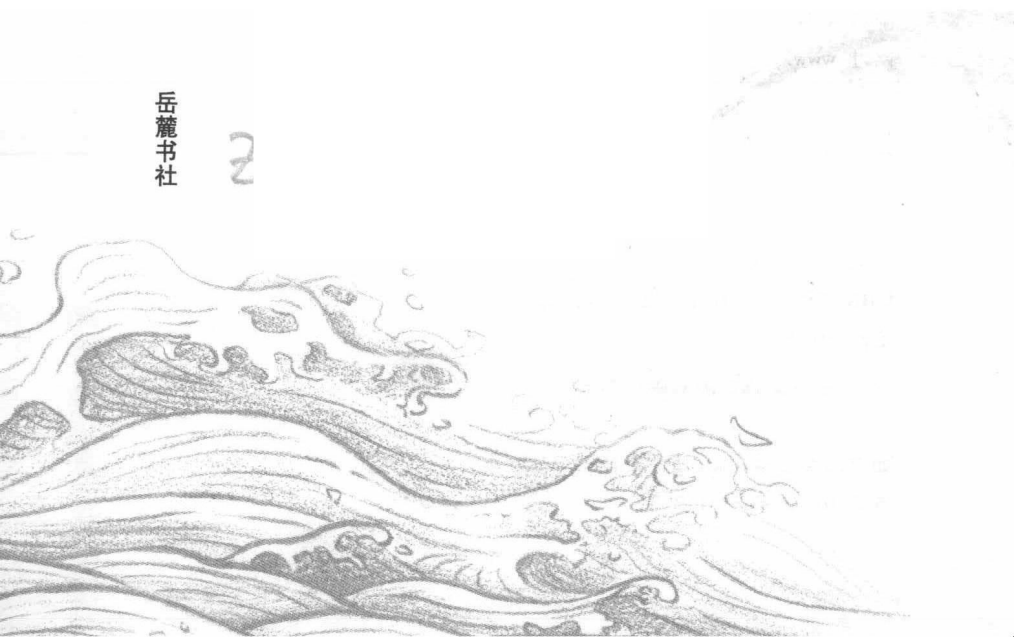
- 26

观澜文丛

江淮雁斋读书志

◎ 徐雁 著

岳麓书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淮雁斋读书志/徐雁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09

ISBN 978 - 7 - 80761 - 334 - 3

I. 江... II. 徐... III. 读书笔记—中国—现代

IV. 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0984 号

· 观澜文丛 ·

江淮雁斋读书志

作 者: 徐 雁

责任编辑: 杨云辉

责任校对: 舒 舍

封面设计: 吴颖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90 × 1240 1/32

印张: 13.75

字数: 230 千字

印数: 1—5,000

ISBN 978 - 7 - 80761 - 334 - 3/I · 887

定价: 30.00 元

承印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 0731—88884129

目录

序 白化文 / 001

卷一 文献史读解 ————— 005

正月里来旧书香（1840—1948年） / 006

从“来薰阁”到“通学斋” / 057

不可重做的一份中日汉籍交流史作业 / 089

悲情方志半世纪（1911—1956年） / 118

“九流四部闲征遍，消受春灯一穗红” / 161

“百家珍藏成渊海” / 201

卷二 古欢与陈香 ————— 211

寄怀“双韭山房” / 212

“国学宗师”的碑传集 / 220

“学人夫妇”的悲欢录 / 225

清河坊的“旧时月色” / 233

“与南后街结下一种良缘” / 244

“我常陪他去逛旧书铺” / 269

行走于“山穷水尽之路” / 283

“得佳书一室生香” / 356

“何处千秋翰墨林” / 362

卷三 旧书文化随札 371

“君闻新书出，开卷旧书读” / 372

“答问之中，都有不少学问” / 384

“盎然有书卷气” / 397

从厂甸到塞纳河畔到潘家园旧书摊 / 417

《诗经》曰“笾豆静嘉” / 421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（后记） / 4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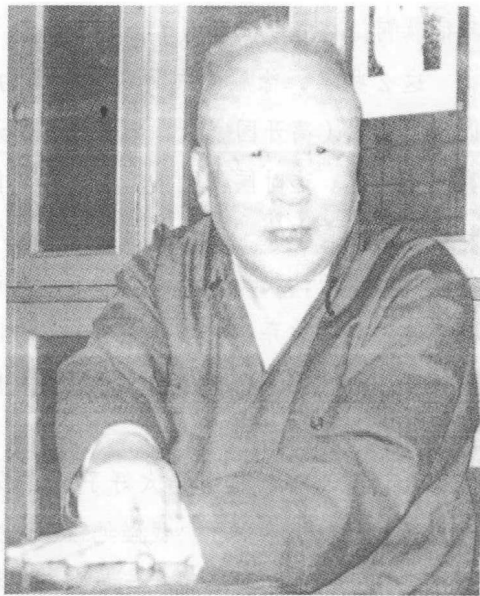
序

江淮雁斋主人徐雁（笔名“秋禾”）说动岳麓书社，拟出版一套“观澜书系”，扶助学术，我当然举双手赞成。秋禾在燕园于我有课堂观摩之谊，一九八四年初夏毕业后又时相过从，我们熟悉得不得了。从学术角度看，他的特点很突出，十分鲜明，这就使勾勒他的形象变得容易了。

秋禾是一位好学深思的人，他把心思主要放在钻研学问方面。

四年前他出版了一部专著《中国旧书业百年》（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），来到北大征求师长们的意见，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教授是他的学长，在北大三院组织了一个小型品书会。据上海《图书馆杂志》后来发表的座谈录音记录，我当时一谈作者其人，二谈作者的这部书，意见如下：

郑西谛先生曾经用龚定庵的一句诗“狂飚



著名文史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

文献耗中年”刻了一个图章，徐雁呢还没到那中年，我看就改一个词叫“英年”吧，我发现这些年他是真搜罗文献，而且搜罗了还真看，根据这些文献他还真写！

比如我年轻时读书，记住了一句话，大意是说老朋友就跟这善本书一样，没了就没了，再也找不着了。我后来就忘了是谁说的了，可我还经常引用，尤其是当我老朋友不在的时候就经常想起这句话，今天我看到《中国旧书业百年》，翻开书的第一页发现原来是周作人说过，全让他给抄在那里了。原话原来他是这样说的：“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，有如古书，少一部就少一部……”，是在1935年因马隅卿遽然去世而发的感慨。可见他搜罗的文献还真是不少。还有很多新发现的文献，也是真了不得，比如说有好些人也送我很多书啊刊啊的东西，我看完也就忘了，他可全引到书里来了。例如辛德勇的文章，杨成凯的文章，这些作者都跟我很熟啊，这书中都引用了，真不得了。

这么些年，徐雁的书是一本一本的出，特别是到了南京大学以后。所以（离开国家教育部机关）到大学去（做学问），这路还真是走对了。这时候我又想起来还有一首诗呢，就是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第一首中的“百卷书成南渡岁，先生续集再编年。”徐雁一年一年的出书，我真佩服得不得了，我希望就按这个路子走，你别放弃学术，要放弃你就太可惜了，因为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而且走得踏实。别人怎么跟你说（如要去做什么什么“官”）都别听他的，你还是听我老师的。

再说这部书，这书是太好了。旧书行业照我看，从“公私合营”后性质就有点变了。我碰见顾廷龙先生，他说黄裳的藏书不算什么，都是明版，可是现在连黄裳能收藏的明版也都见不着了。在

旧书业消歇时出版《中国旧书业百年》，是正当其时。

还有一点，作者还真敢说话，他把消歇时的某些情况全都说了。若要问旧书业的事儿，我看旧书业想要“改革”，要想“新生”，得学习你们南方。现在北方不如南方，有些地方不太开放。旧书业一定要分散经营，而且要公私兼顾才成，全靠中国书店肯定不行。前些天中国书店的人来看我，说一天也卖不了几本。原因是那做法不成！希望徐雁把当今国营旧书业的“毛病”多提提，最近我胆子也大了，就在这撒开了说。最后我保证一定给这书写个书评。

这篇书评后来就发表在2005年第5期的《中国图书评论》杂志上，题为《中国旧书业的回顾与前瞻》。

秋禾不是一个躲在“象牙之塔”等处闭门造车死读书的人。他一方面团聚学友，广通声气，大家鲠着干；另一方面，既读“万卷书”，又行“万里路”，到处调查研究，把重点放在旧书业方面，可以说是见多识广，创见极多；再一方面，他虽组织能力极强，可是心无旁骛，专注于与同声相应的诸君一起，办杂志，出丛书，表扬先贤，不忘故旧。一时间，声誉鹊起。起码在我们这行当里，无人不知“江东徐公”（准“城北徐公”之例）焉。

秋禾极为爱书，是一个善于用书之人。他深知读书的好处，因而爱书成癖，买书成性（听说他起码是南京的藏书家之一）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他藏书是为了用书，并不是专门收藏古本的旧式藏书家。然而，照他这样的收藏法，数十年后，定会成为如前辈阿英先生那样的某种类型的新型藏书家矣。

我也经常想一个问题，秋禾在“五四”以来的北大先辈中，效法的是谁？

大胆地说，也许他效法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之先生。胡先生爱书，藏书丰富。那时的北平，善本不难得，但胡先生不专注于此，是用什么买什么，细大不捐，中外兼收。这从他遗嘱留赠给北大的书单子上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几部《水经注》、脂砚斋评本《石头记》，就算是胡先生藏品中的翘楚了。

还有胡先生在大学开课，讲授的全是当时的新鲜东西，引领风气之先。胡先生团聚了一批大知识分子，办刊物，是一方领袖，“文化班头”。胡先生又与大型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，经常为他们出谋画策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商务版《大学丛书》和某些引进的国外工具书等等，就带有胡先生指导的雪泥鸿迹。

持以与比，秋禾似乎是当代江东的具体而微的胡先生那时的翻版。多年来我就有此种想法，深恐落下个比拟不伦之讥，从没敢说。现在提出来，实在是想借此鼓舞秋禾，让他步武前修，在这条文化学术大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，也警惕着，不可去走胡先生在抗战胜利后痛苦地走过的那条“过河卒子”之路。

秋禾本集文章分为“文献史读解”、“古欢与陈香”和“旧书文化随札”三辑。记得英国文豪狄更斯说过，序，不断地有人在写，可是没有人看。我极为欣赏狄更斯的话，认为是至理名言。读者看的是书，而不是看序呀！趁此打住。是为序。

□ 白化文

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日，星期五，于北京紫霄园

卷

一

文献史读解



正月里来旧书香 故都厂甸旧书集市风情

新开厂甸值新春，玩好图书百货陈。

裘马翩翩贵公子，往来都是读书人。^{※1}

此乃清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，通州潞河（今北京通县以下北运河一带）人杨士安（字静亭）《都门杂咏》竹枝词之一。杨氏另著有《都门纪略》，是他为到北京科考和经商的人士编辑的一部游观指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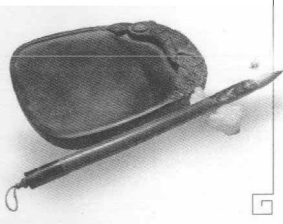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新春期间，位于燕京琉璃厂门口隙地厂甸的书摊集市，乃是清乾隆以来两百多年间，让读书人和藏书家魂牵梦萦的迷人去处。所谓“厂”，即明清时海王村琉璃窑所在的琉璃厂，“甸”则是指郊外之地。琉璃窑前例有大片空地，此即北京人所谓“厂甸”，位于正阳门外二里许的西侧。自乾隆年间开始，这一带逐渐形成骨董、书籍、字画、碑帖、南纸的市场。后来所说的“厂甸”，即主要指琉璃厂中间的海王村。而琉璃厂东街路北，有建造于明代、重修于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的火神庙。

有清一代，自乾嘉以迄光宣，文人学土的笔记中多有逛厂甸淘书的记载。

潘荣陛于乾隆年间成书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，就有“每于新正月旦至十六日，百货云集，灯屏琉璃，万盏棚悬，玉轴牙签，千门联络，图书充栋，宝玩填街”之类的描写。嘉庆间，戴璐（1739—1806年）

□

※1 杨士安《都门杂咏》，见《清代北京竹枝词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，第75页。



在其《藤阴杂记》卷十中引鲍轸（西冈）《春游词》云（录其两首）：

丛胜书多卷帙残，几人著眼笑酸寒。

南沙画片香泉字，幅幅装成骨董摊。

料丝羊角灿成行，簇帛堆纱锦绣装。

岁岁灯棚变新式，鳌山结撰到西洋。

戴氏写道：“琉璃厂，正月游人杂沓，名曰‘逛厂’。”邓云乡为此发表评论说，在北京的言语中都有了专门的术语，“可见当年逛厂甸的盛况了。”《藤阴杂记》还载有这样一则掌故：程晋芳以诗寄袁枚（1716—1798年），其中有“势家歇马评珍玩，冷客摊钱问故书”之句。袁枚阅后笑称：“此必琉璃厂也。”

晚清文人学士，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在春假期间逛厂甸的。如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正月初七、十三日，时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的林则徐（1785—1850年）在日记中先后记道：“上午剃头，赴琉璃厂，晚回”，“上午观厂，晚回。”此时林则徐就客居在虎坊桥南，两次逛厂甸都是早出晚归，一逛就是一整天，想必是去观书、赏古玩去了。

陈康祺于同治初年（1862年）自浙东家乡鄞县来到京师，随即与博古斋主人祝华封等厂肆老贾多所过从。他在《郎潜纪闻》卷八中不无遗憾地表示：“京师书摊今设琉璃厂火神庙，谓之‘庙市’。考康熙朝诸公，皆称慈仁寺买书，且长年有书摊，不似今之‘庙市’仅新春半月也。”而同光间张祖翼也有记载：

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，谓之“开厂甸”。合九城之地摊皆聚于厂之隙地，而东头之火神庙，则珍宝、书画、骨董陈列如山阜，王公、贵人、命妇、娇娃车马闾塞，无插足地，十日乃止。

叶昌炽（1847—1917年）于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正月间首次赴京

师应会试，半年之间自书摊至书铺所得不少。

缪荃孙（1844—1919年）回忆自己在光绪年间作京官时的情景道：“厂东门火神庙，正月三日起至十六日庙会。从前四大家：一宝森堂，一同立堂，一三槐堂，一善成堂，后各家均败，止有零星小摊，无复牙签锦贲，留人寻玩矣。”

富察敦崇在1900年完稿的《燕京岁时记》中也记述说，厂甸“街长二里许，廛肆林立，南北皆同。所售之物，以古玩、字画、纸张、书帖为正宗，乃文人鉴赏之所也。唯至正月，自初一日起，列市半月。儿童玩好在厂甸，红货在火神庙，珠宝晶莹，鼎彝罗列……”

有意思的是，周作人正是在1935年冬的厂甸旧书集市上觅得此书的，其题跋云：“前得敦礼臣著《燕京岁时记》，心爱好之。昨游厂甸见此集，亟购归，虽只寥寥十三叶，而文颇质朴，亦可取也。”

对于老北平风土人情之美，郑振铎在《燕京岁时记》的题跋中，曾有一长段有关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花事和人事的描叙，读之令人目眩心迷。作为一个藏书家，他自然不会忘记了写上一笔厂甸书事儿，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：“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，尤为百货所集；书市亦喧闹异常，摊头零本，每有久觅不得之书，以奇廉之值得之。余尝获一旧抄本《南北词广韵选》，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。”

上述种种，无不说明厂甸市集与北京平民文化消费之间，有着由来已久的亲密关系。或如寿玺（1885—1950年）《厂甸》一文所说：“……百十年来，肆贾们每趁新年休假的时候，摆些书摊，点缀些零星玩意儿，做成十足的太平景象。”

邓云乡在《文化古城旧事》中，专有《书市·书铺·书摊》一节，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前期“北平文化古城时期”：“年年厂甸书市，仍然十分热闹。仍是中外专家、大学教授、中学教员、机关

职员、大中学生访书淘书的好场所，尽管层次不同、要求不同，购买力也大不相同，但都能得满意的甚至意外的收获。”他分析说：

文化古城时的文化环境，除去各种图书馆之外，还有不是图书馆而更为自由的“图书馆”，那就是正月里厂甸书市，平时琉璃厂、隆福寺街、东安市场中的丹桂商场书铺、西单商场的书铺，以及东安市场、西单商场的大小书摊，宣武门里甘石桥马路边上的破书地摊，这些地方是最自由的读书天地，是文化环境、文化气氛最重要的成分。这些地方活跃，就说明文化气氛活跃，读书的人多。因为文化气氛首先表现在读书气氛上，而不是表现在歌坛舞榭中。

首先值得一说的是厂甸书市。几百年的厂甸，内容简直像一部“二十四史”或一部“大百科全书”，不要说一篇文章写不完，即使是几十篇、几百篇恐怕也写不周全。因为厂甸的内容太丰富了，意趣太浓了，同人们的感情太深了。这里只就书市说个大概而已……※²

说“几百年的厂甸”，内容简直就像一部“二十四史”或一部“大百科全书”，这评价假如再加上了“北京平民”的四字定语，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今几个在下就利用寒假闲暇的时光，来说道说道正月间厂甸的旧书摊，这道消逝已久的北京旧书业的老景儿。或许还能够从中寻觅到一点报国寺、潘家园旧书刊市场应运而生的文化因缘呢。

一、“玩好图书百货陈”：晚清文人逛厂淘古实录

北京城居百姓购用日常杂物，大多仰仗在各城区举办的约定俗成的庙会。据杨氏《都门纪略》记载，每月逢初一、十五日是药王庙集，逢三是土地庙会，逢四是花市集，逢五、六是东岳庙会，逢七、

※2 邓云乡《文化古城旧事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1月版，第183—186页。

八是护国寺庙会，逢九、十是隆福寺庙会。又有年度举办的庙会，如正月里的厂甸庙会即是。

① 翁同龢、李慈铭“游厂”纪实

据翁同龢（1830—1904年）现存日记，他于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正月开始有“游厂”记录，并接连四次前往游观，不过当年度逛厂甸，看来他并没有在书册上有何收获。

有意思的是，李慈铭（1829—1894年）首次逛厂甸，也在是年。他在正月十三日（是日“立春”）的日记中写道，偕友两人“同车游厂甸，都中岁华，唯此地为最盛。百肆罗列，车马驰扰而已。”初游厂甸，他当时得到得印象很一般，似乎也没有淘到什么书。而这一天，翁同龢也在日记中留下了第三次“游厂”的记载。

在随后的京官生涯中，无论是翁同龢，还是李慈铭，他们几乎每年春节都有逛厂甸买书的记录，呼文朋唤书友，游厂甸逛书摊，成为他们在京都生活的重要节目。在翁同龢和李慈铭的日记中，分别留下绿润堂、世经堂、学福堂，以及文华堂、酉山堂、二酉斋、宝经堂、同雅堂、文渊堂、等众多书铺的名号，成为中国旧书业研究的珍贵史料。

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正月，翁同龢从初六至初十，共计连日“游厂”五次，第一次仍无所得：“游厂，车马寥寥，无复年时光景……见董香光临《阁帖》十册、曹云西画轴、明拓《化度寺碑》（后有何义门跋）、旧拓褚遂良《佛顶尊胜经》（碑立于咸通中）、文征仲手钞宋人说部四册、新罗山人画册、金寿门画册、东坡书《金刚经》。”第二日，见恽南田仿宋人画《茂林崇山图》，以二两多银子购回董香光临《阁帖》十册，感到价格十分公道而笔端似有得意。至正月初十日，翁同龢最后一次“游厂，无所得”，而那天李慈铭却收获颇丰：

以钱二十五缗，买得临海洪筠轩先生（颐煊）《读书丛录》二十四卷，歙县金辅之先生（榜）《礼器》三卷，江都焦里堂先生（循）《群经宫室图》二卷，高邮王文简公《经传释词》十卷，栖霞郝兰皋先生配王婉隍安人《列女传补注》八卷，《列仙传校正本》二卷，及马令《南唐书》一部。计前日博进钱二十二缗，今日尽以买书，亦一快也。尚歉二缗，借之叔子，日晚捆载而归，适奴子告煤乏，默无以应，据案纵阅，自惠而已。

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正月十一日，李慈铭记：“下午同予恬游厂甸，是日为今春第一佳日……于火神庙书摊购得郝兰皋先生《尔雅义疏》一部，王石渠先生《读书杂志》一部，明代合刻马、陆两家《南唐书》一部，计钱二十六缗。”随后两日又接连前往，“厂市阅书”，见到程春海遗集，买到了石定金所注《金刚经》等书。次年正月十四日有记：“自厂甸至火神庙，游人填溢，百物骈阗。予辈数人，惟婆婆破书铺席前而已。”但仍以钱一千淘得刘台拱遗书四册。

② 恽毓鼎“游厂”纪实

恽毓鼎（1863—1917年）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会试中进士，后授翰林院编修，长期作息于京城。其逐年日记中，留下了自己游逛厂甸的不少史料，更有李姓书贾求售巴陵方氏遗书、在琉璃厂论古斋买《朱子古文读本》、在文友堂买《曾文正公文钞》和《四书本义汇参》的种种珍贵记录。

光绪廿二年（1896年）正月初六，恽氏于午饭后游厂，买到一部《理学宗传》；十一日又游火神庙，“见有《孙夏峰全集》，以价太昂，未购”。^{※3}



※3 史晓风整理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，第91页。

光绪廿三年（1897年）正月间，他共逛三次：第一次是初六日前往火神庙，买牡丹古画、字各一，“如获至宝，捧之而归”，同时“在翰文斋买《樊榭诗文集》一部”。十一日再次“游厂”，在火神庙花钱20余两，购得闽刻本《杨龟山全集》42卷等两书。次日复逛，买得明刻本《文献通考》16函、《史汉评林》8函等。他在日记中欣喜地道：“我因流连各书摊，傍晚始归。乐哉此游也。”^{※4}

光绪廿四年（1898年）正月间，他于初三日午后偕兄弟作厂甸之游；初七午后又游，“以银二两八钱买《孟子义疏》一部”，这是通志堂的初印本，由蔡谟集疏，版刻甚精。初十再游，买得《契丹国志》、《大金国志》（扫叶山房四朝别史初印本）、正谊堂《五子》、《横渠理窟》、明槧本有王渔洋图章的《中论》、汲古阁刊本《汉制考》。由于浏览甚多，购买多种，他盘桓至天暮时分才回家，并感慨道：“连日颇得悠闲之乐。”至十六日，第四次游厂，买得《初月楼文集》一部。^{※5}

光绪廿五年（1899年）正月间，初四日午饭后游厂，“买玩物数种而归”；次日复逛，“买《宋诗钞》一部，价银四两”；初九日逛火神庙，无所得；十一日再游，路泥泞难走，却买得《归震川文集》一部，花瓶一个；十四日午后，第四次游观厂甸。^{※6}

1899至1902年日记不存。光绪廿九年（1903年），恽毓鼎时年四十一岁。是年初三首游厂甸；初六日复游，买得汲古阁刊本《李习玉集》；初八日再游，买得正谊堂零本之尹和靖、李延年、张南轩、

□

※4 史晓风整理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，第116—117页。

※5 史晓风整理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，第149—150页。

※6 史晓风整理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，第180—181页。